

《萨帕塔的眼睛》的生态批评解读

聂鑫琳

(河南科技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3)

摘要:通过生态批评和文本细读的方法,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三个方面对西语裔作家桑德拉·希斯内罗斯的短篇小说集《喊女溪》中的一个短篇小说《萨帕塔的眼睛》进行了分析,发现桑德拉·希斯内罗斯是一个具有生态意识的作家,旨在推动西语裔文学在中国的研究并唤起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

关键词:《萨帕塔的眼睛》;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

中图分类号: I 1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1)06-0076-05

An Eco-critical Study of *Eyes of Zapata*

NIE Xin-lin

(Hen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nxiang 453003, China)

Abstract: By means of the eco-criticism theory and an intensive reading, this paper analyzes *Eyes of Zapata*, one of the short stories in *Women Hollering Creek and Other Stories* by a Hispanic writer Sandra Cisneros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the natural ecology, the social ecology, and the spiritual ecology. It is clear that Sandra Cisneros is a writer of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The paper aims to promote eco-criticism of Hispanic literature in China and arouse the consciousness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Key words: *Eyes of Zapata*; natural ecology; social ecology; spiritual ecology

一、引言

桑德拉·希斯内罗斯,美国当代著名女作家、诗人,墨西哥裔。美国西语裔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自小便以文字自娱。笔下描绘了美国主流文化边缘的墨西哥移民。成名作为《芒果街上的小屋》,《萨帕塔的眼睛》是其创作成熟期的代

表作短篇小说集《喊女溪》中的一篇。她的作品文体简单纯净,构成了对每个人的诱惑。但她也没有忘记作家的社会责任,深切关注当今社会的性别、种族、阶级问题,与其他族裔女性作家一起,希斯内罗斯也是推动美国文学和女性主义“去中心,多元化”的弄潮儿。沈胜衣是这样评价她及她的作品的:汪曾琪、南星对阿索林的两句评语,对希斯内罗斯也是使用的作品:“像是覆盖

收稿日期:2011-09-16

基金项目:河南省2011人文社科青年项目(2011-QN-244);河南省社科联、省经团联2011年度调研课题(SK1-2011-1532)

作者简介:聂鑫琳(1981-),女,河南长垣人,河南科技学院外语系讲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着阴影的小溪”;其人,有“正视着不可挽救的悲哀的人世间而充满了爱心的目光”。

二、西语裔文学和《喊女溪》

美国西语裔常常也称美国拉丁裔,指的是文化渊源乃是西班牙或讲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国家的美国籍公民和居民,但大多为西班牙人与美洲印第安人的混血后代。作为一个族群,美国西语裔包括按国别划分的众多族裔,墨西哥裔、波多黎各裔、古巴裔、多米尼加裔是其中的4个主要成员^[1]。

美国西语裔文学历史悠久,起源于西班牙对美洲的殖民征服,早于美国白人主流文学。由于文化、地理、政治和种族等原因,主流英语读者群对西裔文学了解甚少。20世纪以来,西裔作家开始使用英语或者双语进行创作,西裔文学才逐渐引起文学界的关注。半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近30年来,西裔文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不少西裔文学作品已经摘取普利策奖等重要文学奖项,西裔文学及其研究受到美国文学研究界乃至世界文学研究界的广泛关注。《诺顿美国文学史》和《剑桥美国文学史》等权威著作中都有专门章节加以介绍。20世纪80年代之后,女作家群的兴起以及后殖民理论、解构主义等多种研究方法的广泛应用,西裔文学创作与研究更是焕发出无尽的活力。^[2]¹⁸⁵理解西裔文学的发展对于重新定义美国文学、重新书写美国文学史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西语裔文学研究在国内尚处于起步时期,尚需要学者们的关注与努力^[2]。

《喊女溪》是桑德拉·希斯内罗斯的又一部短篇小说集。当然是一部西语裔文学作品,所以对其进行研究是符合研究趋势并且很有意义的。本书由22个短篇故事组成,分为三个部分,以美墨两国的边界地区为背景,刻画了许多阶级出身、教育背景各不相同的墨西哥裔人物,传达出种族政治与女性主义兼顾的政治诉求。这部作品延续了《芒果街上的小屋》的风格和成功,不仅

赢得国际笔会中西部年度最佳小说奖等多个奖项,还被《纽约时报书评》等评为当年最值得注意的图书之一^[1]。《萨帕塔的眼睛》的眼睛是这本书第三部分“男人,女人”中的一篇。

三、《萨帕塔的眼睛》的生态批评解读

桑德拉·希斯内罗斯不是生态文学作家,《萨帕塔的眼睛》也看似不像生态文学作品,能从生态批评的角度解读吗?不会牵强附会吗?这可能是很多人的疑问?可实际上,生态批评及其规律有着广大的适应空间。L·布依尔认为:生态批评所“批评的对象不仅是自然写作、环境写作和以生态内容为题材的作品,还将包括一切‘有形式的话语’”^[3]¹²。鲁枢元说:“生态批评不仅是文学艺术的批评,也可以是涉及整个人类文化的批评”^[3]²。所以《萨帕塔的眼睛》不但适宜于从生态批评的角度解读,而且其中还蕴涵着丰富的生态思想。

1. 自然生态

自然生态,主要是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生态批评的核心内容。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4]²⁷⁷。这段话揭示了人对自然界的归属感和依赖性,表明人首先是作为自然意义上的存在物而存在的,然后才是社会意义上的存在物存在的。人是从自然界进化而来,它首先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人又要依靠自然界而生存,因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是人生存的前提^[5]²。

对比工业文明给人带来的压抑,自然具有使人释然,唤醒人的肉体的力量。在《萨帕塔的眼

睛》中,男女主人公在自然的环境下,完成了第一次接吻:“在我父亲房子后面的小鳄梨树下,你第一次吻了我”^{[6]110}。并且每次男女主人公的亲热都是在自然中进行:“在那颗小鳄梨树下,你把我拉进怀里,吻了我”^{[6]111}。人之所以发生感应和移情,是因为“天”和人由同样的“性”和“道”支配,因而天道与人道相辅相成:“顺乎天道,保护大自然,人类的生存有保障,人类的精神也能健康发展。人与自然之间的能量交换为能为人类重新注入了生机和活力。自然的力量是强大的,人类文明的出路只能是与自然融合,与天地融合,正如法国作家加里在《天根》里对世人发出警告那样,大自然是人类生存之根,是人类的生命之树,人类只有与自然和谐共存才能获得安宁与幸福”^{[7]85}。

在梭罗的心目中,大自然才是人类真正的精神家园,他认为人类“在任何大自然的事物中,都能找出最甜蜜温柔,最天真和鼓舞人的伴侣”^{[8]234}。大自然不但能够给人启示,为人类重新注入生机与活力,而且,它能够为人遮风避雨,成为人类的避难所。每当女主人公的父亲反对她与男主人公交往时,她总是投入自然的怀抱中,去寻求安慰。“我跑进黑暗中,在蓝花楹树下等着你”^{[6]93}。并且,在战争年代,自然也使人类生存下来。“自从战争之后,我们就习惯睡在牲口棚里了。或者在山上,树林里,在有蜘蛛和蝎子的山洞里……联邦军来的时候我们尽可能的躲藏起来,岩石后面,或沟里,实在没处藏的时候就躲在松树或是高高的草丛里。有时我用甘蔗杆子在山里给我们搭一个茅棚”^{[6]105}。大自然在一个人受到打击而不能解脱的时候,在一个人受到生命威胁的时候,敞开了自己的怀抱,减轻了人的烦恼和忧愁,大自然成为了人们的精神家园和心灵栖息地。

人只有与自然和谐共处,才能够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古希腊哲学家芝诺认为“人生的目的就在于与自然和谐相处”^{[9]157},人与自然的融合是自我实现、自我完善的途径。要想与自然和谐相

处,必须尊重自然,首先,不能把自然视为他者,要有更宽广的生态情怀,爱因斯坦指出,“人类本是整个宇宙的一部分,然而却使自己脱离了宇宙的其他部分……我们今后的任务就在于扩大悲悯的情怀,去拥抱自然万物”^{[10]76}。其次,应当控制自身的欲望,汤因比曾感叹道:“在所谓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中,贪欲是作为美德受到赞美的,但是我认为,在允许贪婪肆虐的社会里,前途是没有希望的。没有自制的贪婪将导致自灭”^{[11]57}。

2. 社会生态

生活在自然状态的人类过着朴拙单纯的生活,没有各种欲望的枷锁,他们是健康和幸福的。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财富的增长,人类有了越来越多的野心、贪欲和嫉妒,逐渐失去了天赋的平等和自由,失去了内心的安宁和满足,成为私有制社会中终日为私欲奔波焦虑的“文明人”。“我们的灵魂正是随着我们的科学和我们的艺术之臻于完美而越发腐败的……随着科学与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地平线上升起,德行也就消逝了”^{[12]11}。

战乱就是人类欲望膨胀的体现,是与“自然”相对立,是最为暴烈的“人为”,战乱不光破坏自然生态,而且还破坏社会生态,身处社会之中的每个人都应该真诚、友善地对待他周围的人,他与周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互惠、互利而不是欺诈、敌对的关系,因为他的血、肉连同他的大脑一起,都应该是属于那个社会的;一旦欲望膨胀,违背了人类生存的基本伦理,就会造成一定程度的主体性扭曲,结果导致社会生态伦理的失衡^{[13]81}。这部小说中的社会生态是失衡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异化的,“太多的苦难让我们的心麻木得像尸体……有一次佐卡洛堆了五具联邦军的尸体,我们将他们的口袋掏了个遍,看有没有钱,珠宝或任何我们可以卖的东西……开始我们看到那些尸体挂在树上都受不了。但是几个月后,你就慢慢适应了它们,日复一日地在太阳的暴晒下变缩变干,直到只剩下一具皮囊,像耳环一样摇荡着,

慢慢地它们就不再那么吓人了,甚至不再具有任何意义了。也许那才是最可怕的”^{[6]99}。人和人本来是和谐共处的,但由于人类欲望的产物战争的影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成了敌对的关系,在他们之间再也没有真诚、友善而言,剩下的只是冷漠、暴力和血腥。人类是自然的产物,只有遵守自然的法则,人类才能享受无限的自由与繁荣,能够在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保持纯真、善良的本性和美好的心灵,获得精神上的宁静与幸福。相反,当人类失去与自然的亲密关系时,人类就会陷于孤立的状态,就会濒临生存的边缘,最终遭受长期的精神痛苦。

从深层生态学的角度看,为了保住我们的地球,我们必须重新找回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这种生态平衡不仅包括自然界的生态平衡,还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

3. 精神生态

生态批评,不仅要引导人们正确对待和处理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问题,还要从更深深层次上探讨精神生态的问题。“精神生态学”是一门研究作为精神性存在主体(主要是人)与其生存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它一方面关涉到精神主体的健康成长,一方面还关涉到一个生态系统在精神变量协调下的平衡、稳定和演进^{[3]75}。

战乱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战乱不光破坏自然生态,而且还破坏人的精神生态,让人们心理扭曲,精神颓变,饱受最深层的灵魂之苦。小说中的尼古拉斯从小生活在战乱中,“乌特拉弥漫着死尸的臭味。尼古拉斯会出去玩他收集到得子弹壳,或者去看尸体埋进土坑”^{[6]99}。这对他的一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你妹妹告诉我这些日子尼古拉斯越来越想你了,神经紧张,说话快得像突如其来的尘暴或一连串的火花……当所有其他和他一样大小的孩子都在像猴子一样伊哩哇啦的时候,尼古拉斯总是安安静静的,总是跟在我们身后……”^{[6]99}到后来长大后,尼古拉斯背叛了他的父亲,把他的父亲这个名字卖给了

革命制度党的竞选活动,并且,对他父亲一生守护的地契,他派人去掠夺,致现在的地契守护人奇科·佛朗哥和他的儿子于死地。“到了晚上,已经是老人的奇科·佛朗哥在狼谷里拼命地跑,老狼,老狐狸,尼古拉斯派来的政府的人在他后面叫着,他年幼的儿子,比卢洛和胡利安,倒在后院冰凉的花砖上……子弹穿透了奇科的身体后……”^{[6]116}战争破坏了人与人之间原有的和谐关系,同时束缚和扭曲了人的心灵,导致了人自身的异化。

这篇小说中另一个精神生态异化的人是女主人公。文中的男主人公一生忙于战争、控制与征服,成为一个充满物欲、精神空虚的“非人”,甚至夫妻间都不能很好的交流。“从你的沉默中我知道我不应该问我们结婚的事。一切依旧,没有任何改变。想知道我见不到你的几个星期你去了哪了,为什么你只来几个晚上,总是天黑之后来天亮之前离开。我们的生活像以前一样继续着。这样有丈夫却如同没有丈夫的生活有什么意义?”^{[6]99}他们虽然生有孩子,可男主人公却不能给女人一个安稳、健全的家,“我们常常几个月见不到你一次。有时我和孩子会回到我父亲的房子里住,在那里我不会觉得那么孤单。就几个晚上,我说……

直到我的丈夫回来。但几个晚上渐渐地变成了几个星期,几个星期变成了几个月,直到我在父亲的茅草顶的房子里住的时间比在我们瓦片顶的屋子里住的时间还长”^{[6]100}。而家是人与过去和自然连接的纽带。“根”的概念意味着一个固定不变的地方,一个长久居住的“家”。在严酷苛厉、充满饥饿和危险的世界里,家,即使有时候不过是一件简陋的茅舍,也是人们主要的避难所。它扎根于茫茫大地,世代相传,是人同过去和自然连接的纽带。家的不可移动性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14]98}。没有了家,没有了这个与自然连接的纽带,最终女主人公终于灵魂与身体分离了,精神生态彻底失衡了。“那天晚上,我的心在胸口旋转、震颤,眼皮底下有什么东西跳动得厉

害,让我睡不着觉。我觉得自己升到了横梁上面……然后我感觉房间转了一圈,两圈,直到我发现自己在星空下飞在鳄梨树、房子和牲口棚之上。整个晚上我在悲伤和欢喜的混沌中游转……天亮之前,我便飞回来,我的身体在我离开的地方……耐心地等待我。……每个晚上我都飞得更远些……生活只为了夜间的游戏”^{[6]101}。

生态美学追求的是世间万物的和谐之美,以和谐来促成整个生态系统的生机与活力,这种和谐包括大自然内部的和谐,人与大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人的精神与肉体的和谐等,所以,生态批评不仅要关注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同样也要关注精神生态。

四、结 语

随着生态危机的频频告急,人们的生态意识开始觉醒,保护自然生态,和谐社会生态,净化精神生态,追求可持续发展,推动人类生态文明进程已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话题。因为

和谐社会最起码应当包含这样三个层面的和谐:一、人与自然的和谐;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三、人与自己的和谐,即身与心的和谐。此研究的目的是使人们认识到这一点,并深刻地反省自身,为自己和子孙后代建立一个宜于栖居的地球之家。

参 考 文 献

- [1]石平萍. 异军突起的美国西语裔作家[J]. 世界文化, 2008(10):4-6.
- [2]李保杰. 当代美国西裔文学的嬗变[J]. 求索, 2010(1):185-186, 203.
- [3]鲁枢元. 生态批评的空间[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 [4]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 [5]徐恒醇. 生态美学[M]. 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
- [6]桑德拉·希斯内罗斯. 喊女溪[M]. 夏末, 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 [7]丁礼明. “拉那尼姆”王国的生态学思考:解读劳伦斯小说中文明与自然的冲突主题[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09, 17(1):85.
- [8]王立, 沈传河, 岳庆云. 生态美学视野中的中外文学作品[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
- [9]狄特富尔特. 人与自然[M]. 周美琪, 译. 北京:三联书店, 1993.
- [10]WYNNE T. The Extended Circle[M]. New York:Paragon House, 1989.
- [11]汤因比, 池田大佐. 展望二十一世纪[M]. 荀春生, 朱继征, 陈国梁, 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5.
- [12]卢梭. 论科学与艺术[M]. 何兆武,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3.
- [13]曹山柯. 人生长恨水长东:《群鬼》的生态伦理解读[J]. 外国文学研究, 2010(5):79-87.
- [14]阿尔温·托夫勒. 未来的震荡[M]. 任小明, 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5.